



讀史雜記一卷

蛾術堂

蕭山沈豫補堂著

李斯

史記李斯傳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亦可謂不忘師法惜乎
詬莫大于卑賤悲莫甚于窮困纏縛胸中致欲牽黃犬逐狡兔
出上蔡東門而不可得噫

魏志王粲傳

建安七子並擅才名而列傳止仲宣一人徐陳應阮劉綴名粗
具大概非略也傳中詳載文帝與吳質書數公根柢自見至二
丁荀緯瓌貞籍威吳質等各附數語最合史家詳略體裁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王子安三國論

袁贊先論魏而稱霸朝王論終敘魏而譏編刻均不與以繼漢其識與習鑿齒同

史記列傳編次無序

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其次第皆無意義以上皆廿二史劄記而後之讀記者多未敢排比更正豈以其易編年爲記事草創規模而故仍之耶抑以馬氏爲諸史首而莫贊一辭耶夫大學爲聖經其先後後儒尚欲攷正其紊亂而趙氏甌北曾拈出之竟未下斷語何也

循吏汲黯傳

甚哉鬼蜮之毒人也予讀汲黯傳至宏湯深心疾黯而無緣傾陷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吁將欲殺之必先活之幸而官事不廢得以安職使稍失治小則入請室大則伏歐刀黯之直彰矣黯之身亦危矣哉

儒林傳法孔聖

首詩書次禮本雅言也而易春秋繼之申公教詩無傳疑者則闕不傳殆亦宣聖多聞意耶申公年八十餘乘輅車見天子轅固生伏生輩皆臻大耋窮經之秘非皓首不辦矣或以布衣爲天子三公或以老不能行詔太常往受之儒術之榮西京駸駸也而授受淵源轉相師法後之言六藝者皆本於此云

史記循吏列傳

循吏列傳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共五人枚舉前朝而漢代無一及焉其吏治概可知矣

淮南列傳

太史公以戎狄荆舒謂淮南衡山俗薄所致豈通論哉二南江漢王化蒸蒸使周召處此輶車鏃矢斷不作矣

匈奴列傳

讀匈奴列傳至冒頓不愛一馬并不愛一女獨甌脫外棄地不與東胡上馬襲擊亦知所寶哉或戰或和四朝之間喜怒無所控制者難矣哉控制者難矣哉

韓安國傳

安國之議與匈奴和亦籌邊之善者所恤者失官家居以五百金物遺蚡召爲北地耳白璧之瑕不能爲之諱矣

秦本紀與表書法各異

始皇本紀七年夏太后死十七年華陽太后卒十九年始皇帝母太后崩或書死或書卒或書崩三者各異而表概以薨書之

燕世家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皆不詳名屬疑者闕之後世譜牒家必欲牽扯傳會便輻葛不清矣

自三百石吏已上是以漢爵明周制

吳太伯世家

太伯世家起仲雍與太伯並提緣太伯無子太伯卒後弟仲雍

立是仲雍之後爲太伯之後故仲雍不爲附傳輕帶後論中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並收而復以延陵季子美之仍還太伯世家面目平敘中見側側敘中還平是史公極矜意文字

伍子胥列傳

楚平王爲太子取婦于秦秦女好因費無忌而自取衛宣公後又一魚網鴻離也

仲尼弟子列傳

太史公曰予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疑者闕焉首顏淵見傳道之第一爲胥附之友誠卓識也然論商而不及其傳六經稱參而反略其呼一貫于衛賜述五國而語多誣舛于季路見孔子而性常陵暴至若敘商瞿而漫及楊何據伯寮而援引爲弟子尤支離無稽之甚者也

太史公自序

歷溯譜牒見世業之精其間參之伍之錯之綜之似斷而連似散而整似隔塞而聯貫似顛倒而順從真曲終雅奏也易經敘卦收拾一部大旨滲漏毫無庶足繼之敘云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氏採輯不嫌恢誕三國裴注所以獨絕也

酷吏列傳六十二孟軻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景帝時尚黃老之學治歸清淨而其後廢弛怠緩勢必至於刻深故郅都張湯義縱趙禹等十人相繼而起或號蒼鷹或得盜鼠或虎而冠或狼而牧茲數子者上皆以爲能而身首異處得保身要

領者惟杜趙矣雖然郅都之伉直張湯之得主而猶中以法也
嚴霜之凌無完條暴風之厲鮮脆葉爾

魏豹彭越

魏豹之才不及彭越而識頗過之觀其謝酈生曰人生如白駒
過隙漢王慢而侮人罵諸臣如奴隸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見
之其自待抑何厚與彭越發跡漁父袖手兩龍誅最後者以帖
服軍卒可謂壯哉及陳豨反代高帝徵兵佯疾卻使輕聽扈輒
之言處蜀青衣灑涕淚于吕后夷宗族于廷尉其初志殆欲雲
蒸龍變耶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成故

也愚意頗不爲然班氏旣以斷代爲史三古人物無容題品若
論及當世難免觸諱避忌之嫌其不表今人亦大有深意師古
所云尙未見孟堅孤苦耳

實無他腸

衛綰以戲車爲郎文帝崩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後景帝以
劔賜綰綰曰先帝賜臣凡六劔不敢奉詔上以爲廉忠實無他
腸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按小顏注謬無他腸與變雅自有肺腸相反言其誠實也

大宛列傳

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卽今之情愿投効軍功而賞逾其等者以適過
行者皆絀其勞卽上發天下七科適言將功抵罪也漢發三輔罪人及郡國惡少
年數萬人發天下七科適見貳師不能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

俾無賴子得以成功是亦徼天之幸也

大宛列傳六十三以諸國為經張騫貳師為緯貪黷無厭卒啓
戎心得之少不敵失之多也

下其事

霍光傳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此不過欲抑
制與左傳下其手之下一例顏注恐
非

非凡所見

前漢陳湯傳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非
事不經見者人多不從人每畏難而安易也師
古以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懷其事似未明哲

帝紀前後稱謂不同

魏書武帝紀建安十月以前稱太祖以後稱公二十一年五月

以後稱王

劉焉首蜀志

蜀書以劉焉弁首義門學士云非夷昭烈於割據也王者之興
先有驅除云爾按陳氏既以魏為正統則蜀不得不退處於偏
霸不以先主冠篇端正其深文曲意評曰機權幹畧不逮魏武
偏袒自見

魏志司馬氏稱宣王

延康七年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
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司馬氏獨稱宣
王豈以後日貴為天子豫為追贈耶抑承祚為典午臣禮宜隆
所稱耶

劉先主無髀月之嘆

九州春秋曰備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月生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月皆消今髀裏月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胡冲吳歷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以飾操蜀志先主傳曰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先主韜華茹采急于掩藏况當時豪俊蠶起劉表陽爲肅將陰實猜忌豈肯自露鋒穎若此耶

諸葛公歸先主

蜀志亮傳注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

留裴松之非之以爲袁孝尼著文立論甚善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問之予謂松之之識較勝于袁而究未知諸葛公之志也當其力耕隴畝梁父悲吟取就之義決然天人之理畢詣故先主三顧就見略陳經緯卽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又曰劉豫州王室之胄及軍駐漢中上疏曰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孔明之出爲先主而出之卽爲漢室而出之如以密邇牢籠此可以待尺短寸長之士豈孔明之所能羈縻也哉

七條誘休

義門何氏曰周魴七條誘休凡鄙寡要何事塵穢簡牘不知魴一生絕無事蹟舍此七牋何以立傳壽有良史才豈不知雜蕪

疊復殊無義類抑亦斗米因緣未絕苞苴也如以壽爲無直筆則可如以壽爲不識剪裁體要恐九京未頰首耳

趙達欲圖爲帝王師

甚哉趙達之誕也載稽前典帝師王佐如呂璜伊鼎輩類皆尚德不尚術由理不由數今達以盤中之箸簸弄小技遂謂遠越天人枕秘鴻寶而吳主不察奉爲明鏡何其謬與評曰君子算役心神宜于大者遠者斯得之矣

案義門曰算宜從宋本作等第達機智之士從毛本爲得

何氏不足爲據

吳書頭角

韋曜傳吳主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漸見責怒後以作洞紀三卷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曜表上

之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華覈因上疏救曜謂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叩頭百下欲寬其死皓不許案昔中郎十志未成駢于刀斧而漢史惜之宏嗣著述等於作者而誅戮以卒千載下不見其業殊恨恨也觀此二子反爲蔚宗幸矣

曹操韓遂羊祜陸抗四子

操遂相見拊手而馬超生疑祜抗言歡饋藥而孫盛見責兩敵不伸情各主鮮雅好也

鄆城侯植誅文帝多失辭

其略曰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云云此道家之謾言非龍飛之悼語至如溯太素兩儀皇帝王伯敷綴成牘尤屬元遠惟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

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
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龍隱飛大行翔之疏狄遐
康大行匡之數語闊大得體松之採之亦以事關帝制不可缺
耳

高貴鄉公髦答拜羣臣

正始五年十月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將答拜僉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云云蓋髦之
答拜亦非失之恭而無禮書康王之誥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
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答拜亦本於古義

陶淵明宗少文

南史載檀道濟餽淵明梁肉麾而去之宗少文家貧無以相贍

頗營稼穡人有餽餉並受之同一隱逸也一受一不受孟子曰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士人植品惟其是而已矣何必同

壻可以附翁傳

宋史黃度傳壻周南字南仲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
心陋之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
史劾度并南罷之

沈休文恩倖傳論

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後漢書胡廣字伯始黃憲字叔度一人名字拆作疊句毋乃富
於千言窘於一字乎

與不得已

漢書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以上皆顏注原文豫讀王觀察讀漢書雜志辨之曰念孫案旣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言皆不得已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文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最爲近之也云云豫案觀察之說較師古注得矣竊意與字宜連上讀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作一大轉魯最爲得之言必欲求其義則惟魯爲得似屬更有情不得已卽作兵食章不得已讀可也

則有司存

宋書恩倖傳論作宜有司存

攝齊升堂

前漢書朱雲傳作攝齊登堂

歐陽修五代史雜體例最好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謂五代無完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予謂宋齊南北之世苟創此例則列傳必無轆轤混淆之弊而褒貶亦不至失實矣

世俗行輩稱房

遼史外戚表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爲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

遼史國語解叙

象胥掌傳王語蠻儀樂操土風方言俗話未明緝譯殊多乖錯况復筆之史乘奇文奧義頗駭聽觀脫脫特爲詮叙雖復創例亦裴顏意也

遼史太祖本紀贊

此贊全本馬史世家體行文夾叙夾議高簡肅穆贊中變體

王褒庾信

後周書不列文苑而源流派別卻於褒信傳中寓之其體畧仿沈休文謝靈運傳宋書論而蕪穢塵爛在所不免至評論子山

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數語甚當

晉書

藻繪甚工短於理而長於詞行墨間純是金粉 本朝駢體家尤陳章吳以外擅名者俱以此爲鴛鴦繡本

漢武非黷武

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觀此亦效太王句踐之舉且何如一問甚精詳子細並非好務英勇者而後儒以喜功好大目之過矣

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

前漢高祖元年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吁增之言謬矣寒冰鳥覆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增之意亦始王東遊以厭當之意也真愚矣哉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前漢書高帝紀六年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秦漢間禮制未定當時震於勢位父子俱有未安咸邛蒙一問似為劉季先聲

太夫人

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

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今之郎郡翰詹便稱其母為太夫人

而專鄉獨美其福

獨美二字疑衍

出孝惠王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孝惠帝紀五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

四二十按此至文帝十二年惠帝有三十六矣後宮美人俱已半

老才令得嫁未免陰氣不舒故七年己亥帝崩遺詔有歸夫人

以下至少使之命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

文帝此詔遠過秦政武帝長生之術真一代令主也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周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先前朝次第舞之今孝景武德舞在文始五行之先亦異於古所云矣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改磔曰棄市勿復磔

今之剛曰寸磔案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觀此則棄市輕而磔重

師古磔謂張尸之說蓋非確矣

漢武第一橫斂之主

元鼎二年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戾者具舉以聞元狩三年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以虛名邀實利以調救代振貸全以術愚民於政體殊未為失也所異者天漢四年秋九月令罪

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年秋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夫令罪人贖錢猶可也令之不至則募之不可也至於鬻爵賣官權酷徵車種種漁奪徒以供行幸無益之靡費出兵轉運之軍需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信矣

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羣蛇鬪孝文廟下

此事從左莊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脫胎厲公入而原繁死孝廟鬪而蠱禍起太子亡皇后殺妖由人興信為確論

梟首

武帝征和三年六月丞相屈滌下獄要斬妻子梟首蓋前此無用刑梟首者

帝崩於五柞宮

同一幸也五柞之崩非蒼梧可擬矣

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卒徒自給奸吏借廉靜之名以飾其貪黷孝宣綜核名實至晚始覺其弊特詔停止庶意外科派無自而起矣

除保父母同產之令

孝元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亦猶武帝地節四年詔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按孝元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有議貴之意

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按質樸敦厚遜

讓卽是有行類列爲四非

河平

今之用銀以漕平爲通行河平每紅封一百缺七兩按河平元

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師古曰兗州豫州之地校尉王延世

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元年蓋河患其滿則溢故特取其平今之銀故歛其數亦猶此意

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孝弟力田孝廉方正直言敢諫質樸敦厚遜讓明陰陽災異茂材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賢良文學各科而外復及勇猛漢代選舉不拘資格門第如此

有雉蜚集於庭

典祀昵而雉雒於繹博士失而雉集於庭禽鳥得氣之先矣

復貞婦鄉一人

舉貞婦以勵閨行從古未聞姦雄籠絡欺世無微不至

立官稷

書曰女后稷播時百穀莽立官稷欲效法唐虞所以設義和改作士事事顛覲禪讓而論者以為比附周公借官禮以自飾猶未知衷甲也

太尉

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

應劭曰自上帝曰下尉武官悉以為號

月令命太尉舉長

大是才技驍勇狀貌魁梧者以為家國用也

太傅

周官太傅在六卿之前而表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者以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不足定準也

古今人表

此表列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分為九等品隲人才多有未當如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鞞武少師陽擊磬襄八人師古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案齊楚蔡秦高圉亞圉為中下衛伋壽為上下息媯為中上宋襄公為下上顏雝由為中中全表細核其間優劣顛倒舛謬擢髮難數存而不論可也

刑法志

洋洋大篇以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崇論宏議俱從大刑用甲兵一句生出

奇請它比

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謂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按即今時之例

株送徒入財得補郎

今天下罪人贖錢已非而罪人入財得補郎尤非漢爵之壞莫此為甚

鄰長位下士

周禮地官司徒五家一人無下士之文而云下士一人者以比

長五家下士一人也

入羊為郎

西北以牛羊六畜為產入羊為郎即納粟補吏法

國師

百官志無此職新莽特寵劉歆以異之

土曰墳

入音首以此以其土生萬物也

儒林傳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 教士大夫

案易自淄川楊何以下皆以易至大官張禹戴崇毛萇如伏曼容或太守九卿書自倪寬至御史大夫歐陽高至少府九卿林尊授平當至丞相堪為光祿大夫許商四至九卿大夫博士郎

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鄭寬賜爵關
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詩自申公爲
魯詩至御史大夫孔安國至臨淮太守薛廣德至御史大夫轅
固爲清河太傅匡衡爲丞相師丹至大司空韓嬰爲齊詩作內
外傳數萬言至常山太傅栗豐張就髮福皆至大官毛公趙人
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禮自堂高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
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大戴德爲信都太傅小
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春秋自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而董生爲江都相嚴彭祖以高第入
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顏
安樂爲齊郡太守丞貢禹至御史大夫左咸爲郡守九卿徒衆

尤盛官至大司徒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至子孫
爲博士江公喞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其後浸微惟魯
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
以問丞相韋賢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
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
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
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
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
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
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
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
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師古曰周
慶丁姓二

人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左氏春秋歆白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陳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夫一經之傳位至卿尹數篇之策號召門徒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洙泗之時未有此也故儒學之盛無逾於漢云

養徒三千人 儒林傳

養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之養

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 王莽傳

姬公輔周大風以悟孺子新莽弄漢大風以警太后

則有九錫 王莽

新莽事事摹仿官禮而周官止九命無九錫

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

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貴鈇鉞弓矢秬鬯也按緯書不足為典要故當時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列侯當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同聲共喙推崇備至而平時之牢籠威望概可想見

地理志

周禮春官保章氏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人事變于下天象應于上故班志秦地于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壘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紫觶參之分壘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壘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

角亢氏之分壑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壑與韓同分于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壑魯地奎婁之分壑宋地房心之分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壑楚地軫翼之分壑吳地斗分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壑春秋梓慎裨竈諸人論災如響班氏志地而必及于此亦有見于此乎

塞長菱兮湛美玉

菱臣瓚曰竹葦絙謂之菱也所以引置土石也師古曰塞拔也絙索也按漢謂菱今則謂纜大溜激湍須竹纜下之方耐住灰纜則無濟矣灰纜以蘆莖練之

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

今日總河皆稱帥穿漕作渠通溝舉畝非勇健不可故溝洫志一則曰發卒數萬人再則曰發卒數萬人盛石夾船奮呼齊力雖文猶武矣

為其人微象 楚元王傳

注宋祁曰微當作徵按易曰幾者動之微為其人微象言非常之變略示其幾也宋注非

夜觀星宿

劉向鴻範五行志俱從此出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觀其婁迷日蝕星變木妖火孽諸異蓋經師非術士也

魏志四年公曰惟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孟德之釋魏种較小白之於仲父大度遠矣

公悔追之不及

前程豈說公劉備有雄才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今郭嘉復言而孟德悔遣先主者非先後殊見亦深知兩雄不並立耳故五年春正月東征不擊紹而擊備

五年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義門何氏讀書記云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失其實云云按裴松之注力辨其誣終以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甚爲得解亦猶書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意何氏之說甚泥

七年公軍譙令將士絕無後者至使祀其先人

老瞞此舉豈真恤憫存歿豫爲八年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地步奸雄作事險絕惡絕而庚申令引管仲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竝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亦一時唯阿之論而義門以爲始猶烏合故多寬假至此乃議罰爲立國經久之計殊墮其術中矣

十五年年裴注載顧視同歲中至等耳

按同歲卽今之同年故下云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

十八年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

此卽左馮翊右扶風制也儼然以天子自居矣

甲午饗譙父老百姓於邑東

文帝中平四年冬生於譙是帝於譙有桑梓之誼今之大饗猶劉季之于沛父老也英雄多有衣錦故鄉之意

讀史雜記一卷終

山陰門人婁詩餘校

袁浦札記一卷

蛾術堂

蕭山沈豫補堂述

政者正也

爾雅正長也正卿爲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注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言康子是魯之正卿故曰爲政所恃者正卿也子帥以正卿之道孰敢不以正卿相待乎

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孔傳在察也按堯典黎民於變以後卽咨女羲暨和迨舜受終文祖卽在旋機玉衡中古天事急民事緩也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

也竊以在作問解與上咨字對言問旋機玉衡以齊七政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

詩小雅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
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云毋
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或有也是或
與有古字通按此得其門者或五字小豆鍼對上文不得言得
其門者誠有然而寡矣接起夫子之云不亦宜乎便覺神情刻
露

論語集解

今之論語列學宮者爲何晏注及讀音書鄭冲傳知此書其集
者尚有孫邕曹羲荀顓三人想晏集衆長故其名獨擅耳

論語有兩一言

一言以蔽之一句爲一言也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一
字爲一言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如子貢之貨殖冉求之宰季便有去貧賤意

賜也聞一以知二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
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此恰從喪子
對面看出喪父若無喪子一層必不能懸斷此是聞一知二樣
子若顏淵則無容比較而自能折衷矣

君娶於吳爲同姓

曲禮曰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大傳曰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降之春秋瀆姓甚矣如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於賈杜注賈姬姓也又曰驪戎男女以驪姬注曰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是獻公一身而兩娶同姓矣襄二十八年癸臣之子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杜注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昭元年今君內實有四姬焉注同姓姬四人則當時之娶同姓者所在多有而獨以昭公爲口實者以習於威儀之節似亦責備賢者之意故註云司敗以爲問煞有意

仲弓

王充論衡以仲弓爲冉伯牛之子故夫子有犁牛駢角之喻傷

其父之有惡疾而不能見用於世也攷家語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一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則伯牛仲弓明係宗族而非父子論衡以父子著者豈有見於序四科而伯牛在先仲弓在後耶

其身正一章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史公作傳文

冉子退朝

集註朝季氏之私朝襄二十七年盧蒲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又襄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可爲大夫有朝之証按凡相見之處皆曰朝漢晉稱郡朝縣朝潘安仁西征賦曰勵疲鈍

以臨朝時爲長安令也

何必改作

鄭氏繫傳包犧氏沒神農氏作下注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蓋改者稍變其初作者特創其例

先有司

秋官朝大夫則誅其有司鄭君曰有司都司馬家司馬賈氏公彥曰言誅有司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魯自三家柄政改作卽甲作三軍意欲奮激變儒書之懦故特告之曰先有司示其尊賢親親守官禮之舊不必鳴張跋扈耀武炫強家臣不能具官注以衆職解之似失

矢人惟恐不傷人

考工記矢人爲矢正義趙氏溥曰矢人止爲矢筈其鏃則成於冶氏無傷人之權而曰惟恐不傷人者夾而搖之以砥其豐殺之節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必使發無不中而後爲不失職也

水注川曰谿

匠人專達於川是統溝洫澮之水并入於川者則川爲巨浸而茲曰注川曰谿則川小而谿大也詎有是理乎善乎易之言曰山下出泉則天下之水多出於山所以貢之言曰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導淮自桐柏導洛自熊耳而匠人之職亦曰兩山之間必有山川雅之言注川曰谿者不過以注川之水必由於谿與注谿曰谷等語詞同而義異故杜預曰谿亦澗也豈能容

受川水乎

王肅聖證論

盧學士龍城札記云王肅不好鄭氏學人之所見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與鄭乖異甚且不憚改經改古人相傳之故訓以伸其所獨見前人固已有覺之者云云臧氏茂才經義雜著云按聖證論唐人義疏及杜氏通典皆引之余幼爲困學鈔時嘗彙輯之而未全備茲見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馬昭張融孔晁四人論難較他書爲詳爲校訂之以詒嗜古者云云近孫觀察問字堂集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云王肅聖證論及馬昭難王申鄭之說俱不傳惟傳禮記正義蓋肅說所以不傳者以隋已前鄭學盛行當時不重其邪說馬說亦不顯者宋人多用肅議惡

馬昭之發其覆也故五禮通攷亦遺之今具載肅論及馬難義使讀者知肅本空疏單文孤證而馬按据經籍不可誣也惜孫叔然之文無一語存者予所以不能無作矣豫案臧氏所載媒氏一條子雍以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嫁娶不得過此引家語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非謂必欲限定如三十方娶二十方嫁也此說亦甚圓融至孫氏歷據馬昭難王申鄭各說彼此俱有牴牾不得全爲鄭袒惟孫氏謂肅與司馬有連蓋有無君之心時高貴鄉公以康成之孫小同爲五更司馬氏鳩之而卒肅諂事司馬故多詆鄭學三國志魏紀載高貴鄉公幸太學與諸儒講尚書庾峻多是肅言帝從鄭說是時博士率皆司馬氏之黨與故稱揚肅言帝之所以憤懣卒被戕

害陳壽作紀具載帝與博士論難之言豈非春秋屬辭比事深
意哉肅有無君之心卽其論亦無足取不然許叔重之五經異
議鄭君駁之而後儒更爲之闡揚疏證之何也善乎白田王氏
之言曰僞尚書古文不可廢東晉已上之書其時未經永嘉之
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
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亦往往在焉
真平情之論也余非阿于王學者特管窺于此以質鴻生碩彥
焉至臧孫二君之集文頗多暇日全錄成帙以見篤信好古云

書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明堂篇後

休寧戴吉士震明堂考曰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
堂古者宮室恒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西曰西夾室有東夾前个曰東堂

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惟南嚮

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房西曰西房亦曰右房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

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

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

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豫按宜綴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

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舉中以該四方或以意命之也殷曰

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

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冬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

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

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

傳曲阜孔檢討廣森禮學危言世室明堂解曰夏后氏世室
 曰王入太室祿太室猶世室也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者謂堂之
 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為太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者謂堂之
 廣與四堂之五室三四步三尺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
 脩皆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九階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
 亦方十之室與堂脩廣同九階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
 惟賓階作四旁兩夾廟之外即所謂左四方各有一廟寢
 階者異也四旁兩夾廟之外即所謂左四方各有一廟寢
 外必有東西堂西堂其後有室謂之夾室明堂之左右廟
 之有東西堂西堂其後有室謂之夾室明堂之左右廟
 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隅室之制固不相遠也
 之前明堂後太室自北視之前室後太室自東
 視之明堂後太室自北視之前室後太室自東
 綴獨言者明明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
 其尚潔質明明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
 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闌蓋西門也今闕蓋北門也皆為臺門
 有階有堂之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二十八尺以
 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二十八尺以
 兩室之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二十八尺以

合堂三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之一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上四角為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
 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廟鄭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
 下即堂之四角所謂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裴頠
 云漢氏作四維之角則於堂坫增建四室故聶氏三禮圖繪九
 室明堂並接四角為之而孔晁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徒以反坫為外向室者或亦本此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九筵似記者之誤明
 初南北七筵五經異議及宇文愷李暹所引並同隨宇文愷明
 堂議引周書明堂曰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思謂室內
 太室之內也為方六十三尺加兩夾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
 居室內九尺云云百尺及六十者皆舉成數夏室廣而个狹
 周室狹而个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宮明堂議云夏
 后氏世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室故命以堂
 今所推論為歛金修撰榜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
 與宮議合也歛金修撰榜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
 由未辨於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溷而一
 之也所謂聽政之明堂即路寢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

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為路寢蓋順時布今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至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為壇為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多語錄陽湖孫大夫星衍合宮遺制考曰明堂作自神農傳之五帝三代增損其制或稱合宮稱衢室稱總期稱總街稱重屋以此諸名知為九室有交道重屋其傳自古無疑也舉青陽明堂諸名則曰五室別於太室曰四堂兼及四隅曰九室分為左右个曰十二堂義無違語在善讀書九室之文見于攷工記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之言出于鄭注而後人以三代無九室者

何也萬中書世美駁之云考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內也外路門之外也與明堂何涉孫乃引之以證明堂之九室豈明堂之九室必有九室有交道而後可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有重屋而九室明顯有宮垣而後可施四門前儒或未知之明堂蓋行禮之宮禮畢則虛其位故宗祀則曰清廟齋宿則曰路寢教士則曰太學養老則曰庠始自東則曰東序習射則曰澤宮大饗獻餼諸大禮皆於此宮漢儒知之後儒或又惑之江都汪中述學明堂通釋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書明堂篇成王幼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逸周書作洛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

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邾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大室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椀設榑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隄唐山牆應門庫臺元闔此東都之明堂也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篇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

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曰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魯太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

文多節錄

儀徵阮相國孳經室明堂

論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饗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洎夏商周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

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誠則有辟雝學校其地
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
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
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
王之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
上古中古之分今括其指云云豫按戴孔金孫汪阮諸公實爲
乾嘉兩朝英袖談經虎觀高議鴻都二千餘年陳義剖摘竊以
高簡渾括戴君爲最不臚列舊說不摭拾卮詞孔曲阜恪循師
法只就攷工本文疏解而制無不備金修撰以王居聽政之明
堂與合諸侯之明堂若爲分明亦頗有會悟而淵如孫觀察夙
擅精博此考差多滲漏忙錯非其至也若夫以宗周東都路寢
廟而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離者其惟阮君乎

邵氏爾雅正義引時賢若干條

方岳太學太廟分別六釋雖證引繁富殊多自亂其例辟猶春
秋疆域犬牙錯雜膠葛混茫方岳可借于東都太學難畫爲太
廟而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離者其惟阮君乎

釋詁儀若註引惠棟左傳補註云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
以知神姦釋詁命令註戴震毛鄭詩攷正云訊乃誅字轉寫之
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誅釋詁疊疊註嘉定錢詹
事曰汝乃是不獲孟獲聲之轉釋文引馬融云獲勉也釋詁冒
敵註疆於陳鮑氏惠棟補註以爲與陳鮑相當也釋詁已註戴
震曰已而爲知者已而不知其然皆當訓爲此釋言杭頰註戴
震曰樂記號以立橫鄭註橫充也釋言陪闈也錢詹事曰陪當

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註訓陰爲闇蓋據此文古書陰與音通
釋宮中庭註江永曰治朝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
朝廷廷者庭中也庭通作廷釋宮正門考工記補註云禮說天
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臯應路失其傳也釋宮觀謂考
工記補註云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蜡
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釋器削殺江永云
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正幅亦以正裁惟袷在
裳旁故用斜裁釋器轡鞞錢詹事曰詩如烏斯革韓詩作勒勒
卽革也古器銘多用釜革石鼓文及寅簋文作釜勒釋器璆琳
西都賦琳珉青瑩胡渭謂琳乃玉之青者釋器肉邊程瑤田曰
據經及註皆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

也環孔二寸半則邊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合兩邊及孔其徑五
寸也環孔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則邊亦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合兩
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肉好度法甚明矣釋器革中辦孫星衍
曰晏子春秋雜篇景公病疽在背問墮者何如曰如履辦下又
云如珪据此則履辦形如珪而中空耳釋地墳莫註禹貢錐指
云漢河隄謂之金隄賈讓所云東薄金隄者釋山左右註錢詹
事云當作屨說文云屨閉也釋草錢詹事曰蕨攢與莢光聲相
近然則蔭也蕨攢也蕨莢也莢光也殆一事而四名釋草蔭蕨
攢注錢詹事曰說文攢亡悲切又兼存孫叔然居郡居羣二音
則字當作攢說文有攢而無攢則說文爲長矣上文莢光卽蕨
攢之轉釋魚鰲鮓註全祖望曰卽鮓魚也粵諺曰三鰲不上銅

鼓灘謂粵魚不過潯州也按鰲與鱗古音相通鱗音近鯨全說
得之

邵氏爾雅增減改正監本者

釋詁監本樓改作樓郭註繇役以爲憂愁也作繇役亦爲憂愁
也郭註止亦相待也作止亦相待郭註行而相值卽是見作行
而相值卽見底底作廢郭註按抑按也去按也二字郭註蠶
動作也作蠶動作郭註免置之置作免置釋言郭註詩曰抱布
貿絲作交易物爲貿詩曰抱布貿絲郭註饋熟爲餽作饋均熟
爲餽郭註已復於事而逸作逸巡卻去也已復云云摭柱也作
摭柱也郭註舞者所以自蔽翳作舞者所持以自蔽翳皇華也
作華皇也釋訓緩也下增皆寬緩也悠悠僂僂丕丕簡簡存存

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二十三字釋親宗族題舅兄也後母黨
題從母姊妹後妻黨題娣婦謂長婦爲娣婦後婚姻題吾謂之
甥也後釋宮郭註臺上起土作臺上起屋郭註戶持鎮植也作
戶持鎮植也郭註高其閨閨作高其閨閣釋天四時和謂之玉
燭作四氣和謂之玉燭蔬不熟爲僅作蔬不熟爲僅疾雷爲霆
霓作疾雷謂之霆郭註雷之急擊者謂霹靂作雷之急激者謂
霹靂郭註謂之霄雪作故謂之霄雪析木謂之津作析木之津
郭註味朱鳥之名作朱鳥之口釋地郭註又呼爲王餘魚下增
亦曰版魚四字中有軹首蛇焉作中有枳首蛇焉郭註頂上汙
下者作頂上汙下者堂途作當途外爲隈作外爲鞫郭註名之
曰漢作名之爲漢呼其本出處爲漢作呼其本所出處爲漢郭

註基也下增發源處高潔峻湊故水色白也郭註東莞作東光
郭註盤作般釋草孟狼尾作孟狼尾郭註長短隨水深淺江東
食之亦呼荅作長短隨流水深淺江東菹食之亦呼爲荅音杏
郭註江東呼爲莖下增音靳二字荃作荃郭註今南越人作今
南方越人蕭荻作蕭荻郭註卽其實也下增音倂二字郭註似
荃而細作似藎而細呼爲藎下增有藎二字呼爲鳥卽下增音
卽二字郭註今江東呼藎經緒作今江東呼藎經紹郭註爲莖
下增音敷二字釋木郭註亦類漆樹下增俗語曰樛樛栲漆相
似如一十一字郭註鬯以櫛作鬯白以櫛郭註可煮作飲作可
煮以作飲郭註今之刺榆上添詩曰山有藎五字狄藏樛作狄
臧樛杭魚毒作杭魚毒郭註白乃熟作白熟郭註似白楊上添

今白柎也四字立死樛作留郭註言扶疎茂盛作言亦扶疎茂
盛郭註蟹卽負盤臭蟲作蜚卽負盤臭虫釋鳥郭註鴝鷄也作
鴝鷄也郭註俗呼爲巧婦下增小鳥而生鴝鷄者也郭註高六
尺許作其高六尺許桑鳶竊脂四字芟滅楊鳥白鷺作楊白鷺
郭註瑩刀作瑩刀釋獸郭註關西呼爲鼯鼠作鼯鼠郭註詩曰
有騅有駉上添卽今騅馬也五字郭註無角牛作今無角牛郭
註謂吳羊白粉作謂吳羊白羝篇末增總題六畜二字按邵氏
正義援据該博極爲完善之書其推崇郭註未敢稍動一字至
邢疏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已

鷺鷥

鷺鷥郭註卽鷺鷥也背頭曲如鉤食魚邵氏正義云今人謂之

鷓鴣所在有之南人畜以捕魚後漢書註引楊孚異物志云能没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于池澤間按南方漁戶所畜以捕魚者謂鷓鴣雛定名似當從異物志所云孕雛之雛非鷓鴣也入水如駛見鯉青大魚數十觔者啄其眼破其翅俟魚勢稍殺鳩集多雛扛鼻上船凡魚經鷓鴣擒哈者無完鱗味多腥其價較減矣

是渦水見於爾雅

全氏謝山經史答問卷八是渦水見於爾雅按爾雅作渦漢書地理志作渦此渦字疑誤

釋先生

儀禮鄉飲酒禮以告於先生鄭注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

以來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論語爲政篇先生饌集註先生父兄也王尚書鄉飲酒禮經義述聞云蓋卿大夫已致仕者爲先生與賈疏合論語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儀禮有司徹云其先生之胥折脅一膚一注先生長兄弟也觀此則分尊德尊齒尊者皆得稱先生

哀浦札記一卷終

蕭山門人沈炳校

秋陰雜記一卷

蛾術堂

陸德明經典釋文列老莊

蕭山沈豫補堂著

老莊之學始于魏晉至六朝大盛予讀南史至隱逸傳于宗敬文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于沈道虔曰少仁愛好老易于周續之曰閑居讀老易于戴仲若曰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于褚伯玉曰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又曰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又曰孔老教俗爲本又曰道出于華豈非華風本善耶又曰大乘老莊立言本意于杜京產曰專修黃老子于吳天蓋曰善三禮及老莊于徐伯珍曰好釋氏老莊兼明道

術于沈麟士曰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老子要略于庾彥寶曰著老子義疏于庾承先曰令講老子于馬樞曰六歲能誦老子云云唐初承六季餘風以老子配天故猶宗尚元學與六經並垂說典

任彥昇作王文憲集序體似碑碣行狀

起云公諱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歷敘家世譜系逐年次官階并薨年月日諡法按集序此格尠見藝文類聚載有梁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序集集名冠以府君遂不妨詳述耶抑彥昇受知于文憲譽言惟恐其不至耶是不可解矣

守

獨斷守秦制也按左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又得罪于王之守臣守不始於秦特太守則始於秦耳

載歲祀年三代多通稱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狩唐虞亦言歲也惟十有三祀是周亦言祀也知爾雅獨斷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日年未必盡然也

風序辨

宋王魯齋栢風序辨曰夫十五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鄘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鄘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鄘

陳曹幽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說而爲序云云謹案三家以外以周召魯邶鄘衛王齊魏唐曹鄘鄭陳秦爲次者衛端木賜詩傳也以周召魯邶鄘衛王齊魏唐曹鄘鄭陳秦爲次者漢魯人申培詩說也二公俱列魯風而缺魯頌編其次於周召之下而幽皆不與缺幽以足魯以彰後儒魯有頌而無風之謬而以鷓鴣東山狼跋伐柯九罭破斧城楚邱駟泮宮有駟閔宮等篇實之

九州

禹貢九州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孔穎達曰禹登王位還置九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

又曰舜以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幽以北爲幽爾雅九州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夏制也職方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周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并梁非夏非周故孫炎疑是殷制胡明經禹貢雖指曰殷改青曰營遼東朝鮮皆在營域又曰殷周皆無梁州西南隅之地多棄之域外職方九州漢地理志曰周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按十二州舜特一時之計而九州夏殷周三代所同雖或分裁沿革名號不同而其數則一故孔子告之曰雖百世可知也

四海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繫諸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卽是四海不以海

水之遠近爲限劉向說苑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按胡君禹貢錐指云東海以外有三韓卽冀州所云島夷皮服者也有辰韓弁韓馬韓倭人東鯤人倭與東鯤卽揚州所云島夷卉服者也東鯤人後漢謂之大倭王國卽今日本西海屬賓西南與烏弋山離接烏弋山離西與犁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渡海乃通大秦卽犁軒也 范曄言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西海之遠如此南海自揭揚起夷洲亶洲儋耳珠厓今瓊州府漢所置儋耳珠厓南海合浦蒼梧鬱林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及牂柯益州永昌三郡皆在禹貢揚荆梁三州之徼外北海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是北海視西海較近也然自古無人至其地者按胡君四海圖肅慎國在東北肅慎後漢曰挹婁其北不知其所極正北則有獯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隋唐曰突厥正西則有析支回鹘善且未等國旄牛徼外蠻夷白狼槃木唐敢等百餘國自析支以西南數千里皆古氏羗地唐爲吐蕃而身毒天竺大夏月氏崑崙等國徼在西南至伊吾盧車師蒲類焉耆龜茲烏孫莎車疏勒捐毒休循大宛康居渠搜回隋曰潏汗徑在西北矣

先君

人子稱故父爲先君如曹大家東征賦先君行止則有作兮注曰先君謂彪也而孔安國書序云先君孔子按孔子爲安國十

一代祖毛詩序孔穎達云先君宣父釐正遺文是遠祖皆得稱先君也

紀有大小

俗以十二年爲一紀如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亥豕自子至亥一週爲一紀此小紀也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此大紀也

陸宣公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章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田緒之請撰遺愛碑文此不過盡人子之道君復恩旨令撰亦深知宣公不阿權貴特加勅諭而爲調停其間見允直之概可行於僚友

不可施於君前願讀其傳曰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旣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凶德納彼重貨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抑何婉而嚴曲而直也昔承祚作志謂丁屢曰予我斗米爲乃翁立佳傳論譏失實振古如茲卽昌黎爲唐代大儒而劉持愈金數劬去曰此諛墓中人所不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以視此狀其相去爲何如也

法言

揚雄法言十三卷象論語首學行終孝至惟五百重黎兩篇立名詭祕故桓譚決其必傳若太元首衝測攤瑩數文捫圖告十
一篇解剝離散雖劉歆亦曰空自苦後人用覆醬瓶也况其他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艱深云乎哉

尚黨皆叶平聲讀

田單攻敵章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姚氏云三語皆作平聲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於何黨矣似喪亦作如字讀

義窮幾彖

文選祭顏光祿文義窮幾彖注幾彖謂周易按幾似義字之誤赧王以後應書年以存正統

王應麟云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卽繫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近天台齊次風

宗伯作歷代帝王年表自赧王乙巳後亦不繫年止以周末秦六國年表下夾行小字自赧王以乙巳王入秦而周室亡又七年秦滅東周君而周祀絕天下無天子者二十八年共三十四字亦以必書周統於七國之上爲是特不自創其例耳

古人世次多不可解

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勾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按顓頊本身至舜凡七世以三十年爲一世核之得二百一十年况中古民氣淳泊年壽多高更有不止此數者而下文接云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攷之五帝德篇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以序而計禹之次與敬康埒舜與伯禹作司空是禹與舜同時年

當一百五十外矣尚能作司空耶即推之我周組紘以上史記國語昭穆年代俱難憑計豈譜牒脫簡也蓋不可考矣

贈本生父母官

容齋四筆載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殆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引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為証然三國魏志王基傳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是時基進封東武侯則追所贈自魏已有矣

韓非子刑德與孔聖異

韓子曰明王制其臣下者柄而已矣二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魯論為政篇道之以德則德是整躬率物之具非

慶賞也即刑亦是章程條教非概為殺戮申韓之殘酷不仁甚矣哉

秋蠅冬蝨

秋之蠅冬之蝨至可憎也然滌垢擗羶則蠅不能扇其翼潔已澣衣則蝨不能繁其孽故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馬人

江左吳炯五總志退之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云馬人不見于書傳更當詳攷按赤雅馬人奔林邑蠻深目猴鼻散居洞落獻歲一至軍府聽令不與猺獠同居僉曰伏波遺種也

陶靖節閒情賦

蕭統序陶集曰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東坡以為正國風好

色不淫之意笑昭明爲小兒強作解事予觀文人託咏原屬寓言如必以綺麗之語指爲媒瀆確証則屈宋香草美人亦真冶蕩耶 本朝竹垞先生亦以風懷二百韻爲士林詬病殆未免爲東坡所譏矣

長十八

西河詩話 今上嘗出塞駐蹕烏蘭布爾哈酥有以道傍紫花獻者不得其名然蓓蕾麤纒可愛詢之士人曰此長十八也高侍講松亭行紀載元葛邏祿迺賢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則知其名舊矣但女飾無帽不審簪在者自簪也耶抑簪人也姑記此俟解者緣念塞外苦寒女飾有似帽簷遮在額黃名昭君套近南方人多效之云折來簪在帽簷邊似自簪爲是

觀我生賦哀江南賦

者多貂駘海龍之屬作帕裏扎繫以錦繡繡繪墜以金銀玉璫近南方人多效之云折來簪在帽簷邊似自簪爲是

哀江南賦情詞悱惻子山獨步一時然云宰相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全是責人而致命遂志之語一無流露讀顏子推觀我生賦其哀音苦節與子山同遭侯景之難而其詞則曰小臣耻其獨死實有愧於胡顏較信頗爲惘欸按北齊書之推有家訓二十篇而史未掇拾其大概何耶

息媯未言

杜牧過息夫人廟咏云細腰宮裏露粧新脉脉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極得詩人諷刺意理十六國

春秋劉曜后卽晉惠帝后也曜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后曰
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
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妻子辱於庶人之手妾於爾
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謂世間男子皆然
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其蕩薄更出息媯下矣

王建遠將歸篇

但令在家相對貧莫向天涯金繞身語意蘊蓄勝於出門若有
歸死處猛虎當衢向前去其田家行空城雀簇蠶詞諸什征煩
賦重氣象如畫張籍征婦怨寄衣曲別離曲各製非不入情而
微嫌徑直惟節婦吟一篇爲獨絕耳

拘幽操將歸操龜山操

目搆搆兮其凝其盲凡人憂迫於中則目眩於外王風彼黍離
離彼稷之苗曰其凝曰其盲卽周大夫過故宮意也將歸操涉
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猶詩人深則厲淺則揭
也龜山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平日夢見周公神愴不能再
得此吾衰所以興嘆云

水怪

河患自古不息相傳河要決口大溜前見綠色水鳥數隻浮沉
飛舞蟻穴滲漏未幾漫溢槐西雜志載衛河有棒椎魚集於一
處以首觸岸如萬杵齊築則決在頃刻間豈大禹治河支祁之
怪尚未絕耶

槐西雜志
紀時撰

倫紀異稱

北齊書南陽三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又三國志劉廙傳別傳誠弟偉曰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稱弟爲卿亦所創聞至禮記曾子問篇有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名夫婦爲兄弟者據未成婚言也

賦咏詩要識避忌

灌畦暇語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畝落而爲箕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誹罪及三族沈約以佐命勳位冠梁朝晚年

諸進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約所爲陸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萍與蒿豈供麇鹿食臨溪詩語慶歷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絕其恭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楸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伏來旣爲仇家陳述古挾其事以聞禡一職至和中阮逸爲宮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太山名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復以請求賄事因廢斥之此數子者大則身首之憂小亦斥逐之辱余謂士大夫不幸而遭擯棄只宜反躬自贖卽欲抒寫性情亦當思小雅怨誹之義

西周東周

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

副都統亦有漢官

沿海聞見錄同安陳倫炯誌云先公藉神策廟算應時戡定敘功授職至碣石鎮總兵擢廣東副都統

王驩爲輔行

秦策王令向壽輔行注輔猶副

性情

中庸天命之謂性孔疏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則是性動則是情數語最精此卽樂記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意

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疏云言南北不言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族同故不言也不知言風俗學問者祇舉南北不舉東西如南學北學南人多英華北人多精實是也而必互舉言之鑿矣

鼻煙壺

鼻煙起于本朝其始止行入旗并士大夫近日販夫牧豎無不握此壺則水晶羊脂瑪瑙翡翠茄瓢磁石等質而蓋則珊瑚珍珠猫眼無不鏤奇錯采最行者燒料套紅以藕粉底爲上久貯不乾者名老皮價甚鄭重

教官學政

大司徒敎官之屬大司樂掌成鈞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今之
儒學學臺由來已久矣

寺

今時官署稱寺如大理寺光祿寺太常寺太僕寺鴻臚寺等皆
稱寺考周禮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先鄭曰居其中之室
有官寺在墓中賈疏寺則室也故官署亦得以寺稱

洪湖水勢

道光十二年七月黃崗寺志椿水至二丈一尺爲從來所未有
河臣張井作馬鞍掃以禦之今秋九月初旬較上年又長一尺
居民驚怕紛紛四走幸西風不作漸次平穩真神助也

春秋時司徒司馬多賤官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是叔孫氏之司馬禮戾司馬叔
孫氏之家臣官名故襄十二年以公鉏爲馬正注云馬政家司
馬

晉特重元帥

成六年晉欒書救鄭日子爲大政注中軍元帥又日子之佐十一人
夫晉自成三年作六軍故將中軍以外尚有十一人本自分行
而皆統於中軍故目之曰佐知當日大權不假手于偏裨也

君子辭也

桓十八年公羊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此四字深得春
秋意孔檢討通義云親殺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于齊而誅彭

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云云洵如孔言則是成濟之污膏斧足以代罪于司馬氏而趙宣之不討賊可以不書于太史氏也豈通論哉

物有終始

終居始之先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

鴉片

此煙出於外洋閩粵諸省多有服吃者至近年各省徧行卽內地亦出溫台諸郡栽種罌粟取漿搗土熬之藉以漁利外夷者爲大土內地者爲小土其價小土賤而大土貴縱欲之輩恃其頃刻足以提攝精神故取值甚昂久服上引如今日午服次日午時萬不能緩稍遲便筋弛脉懈如同癱痿最足短促年壽俛

晝作夜竟同廢人故厲禁甚嚴雲南知縣許士傑失察取利因以落職

裁汰各省冗員

道光十二年六月直督琦奏冗員奉

上諭裁汰自通判以下共二十餘員廣東奏裁廉州府同知肇慶府通判高廉兩州府司獄南海番禺隅縣兩河泊所兩大使長寧始興兩縣訓導着俱裁汰八月十二江南省裁汰江蘇華亭縣主簿一缺所司水利改歸縣丞兼管鎮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船事着改歸鎮江府知府兼管金壇縣湖溪巡檢無巡防之實江寧府照磨一缺無專管事宜揚州府檢校一缺無專司之事所有稽查邗溝閘座督夫啓閉事宜着改歸揚

州府經歷兼管十二年八月陝甘裁丞倅等官五員九月初四
江西撫臣周之琦奏裁建昌府水利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糧通
判一缺又佐雜撫州袁州九江三府共設經歷照磨今照磨俱
着裁汰均歸經歷又武寧縣高坪司巡檢新淦縣橫山司巡檢
德興縣白河司巡檢該三縣俱屬中缺均原設縣丞典史各一
員足敷差遣巡緝着卽裁汰九月十八奉

上諭雲貴督臣阮元酌裁知縣佐雜等官並改設分防縣丞貴
州磐石司巡檢着卽裁汰錦屏縣幅幘偏小所有知縣典史訓
導俱着裁汰所有地丁錢糧就近改貴開泰縣管理惟錦屏地
方民苗雜處未便乏員着改設錦屏縣丞一員仍歸開泰縣管
轄九月初三奉

上諭南河督臣張井奏裁丹徒縣丞儀徵清江閘閘官如臯縣
縣丞興化縣縣丞着照所議阮元等奏裁雲南江靖府同知劍
州所屬彌沙井鹽大使并曲靖永昌大理三府司獄順寧府知
事均着裁汰浙撫富呢揚阿奏裁紹興府北塘通判歸併南塘
通判兼理衢州府糧捕通判杭州府屬之城北務錢塘縣屬之
西溪務俱着裁汰湖州紹興二府司獄寧波府屬象山趙魯巡
檢嚴州府建德縣縣丞均一併裁汰八月十五鍾祥奏裁蘆東
滄州運判一缺歸并天津運同膠萊運判一缺歸併濱樂運同
又裁興國場大使一缺歸豐財場兼管又登寧場大使一缺信
陽場大使一缺並着鄰境壽樂場兼管其運判發于各省大使
歸于本屬遇有缺出另補湖南撫臣吳榮光奏裁岳州同知一

缺永順常德兩府通判二缺柳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檢七缺訓導六缺十三年福建撫臣魏元烺奏裁縣丞二缺司獄六缺巡檢九缺俱着裁汰

秋陰雜記一卷終

山陰門人張維椽按

羣書雜義一卷

蛾術堂

韓詩

蕭山沈豫補堂著

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案論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無殺身事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與孟嘗君相去甚遠周公踐天子之位案卷七昔者周公抱成王而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得矣卷六衛靈篇子夏與公孫悒言勇曰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是直以荆軻聶政一流日子夏矣卷六齊有東郭篇當曹相國爲齊相也此時尚無相國之名曹相國蕭相國皆起于漢代卷七孔子困篇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

身不仕案鮑叔事公子小白杜注鮑叔小白傳哀十六年沈諸
梁兼二事林注沈諸梁卽葉公子高二事令尹司馬未得云不
用不仕卷八吳人伐楚篇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
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云云語甚鄙俚
黃帝篇未見鳳凰得鳳象之一得鳳象之二得鳳象之三得鳳
象之四不過欲鋪張鳳凰衍出如許不稽之談可嗤之甚予小
子篇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
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
鬯孔子時尚無九錫之典宋大水天降淫雨害於梁盛魯人弔
之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孔子聞之曰宋
國其庶幾乎按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距時甚遠

召伯所茇

韓詩作召伯所茇

啜其泣矣

韓詩作掇其泣矣

舍命不渝

韓詩作舍命不偷

顏如渥丹

韓詩作顏如渥赭

可以樂饑

韓詩作可以療饑

匪車偈兮

韓詩作匪車揚兮

有夷之行

韓詩作政有夷之行

自羊徂牛

韓詩作自羊來牛

彼交匪紓

韓詩作彼交庶紓

見睨日消

韓詩作見睨聿消

鼓鐘于宮

韓詩作鐘鼓于宮

鐘鼓樂之

韓詩作鼓鐘樂之

下民卒瘁

韓詩作下民瘁瘁

莫不潰茂

韓詩作莫不潰茂

棄予如遺

韓詩作棄予作遺

右彭澤之水

彭澤疑彭蠡

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韓詩作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

得志行乎中國

韓詩作然得志行乎中國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作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周公踐天子位

周公攝政無踐天子位事

孟子文王以百里

韓詩作文王百里

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韓詩作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

論語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韓詩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呂氏春秋

卷三先己篇嗇其大寶注嗇愛也大寶身也案大寶精也氣也神也

勸學篇論語子畏於匡作孔子畏於匡子曰作孔子曰曰作顏淵曰

尊師篇湯師小臣注小臣謂伊尹案割烹要湯故曰小臣

卷六明理篇四時易節注謂不得其所未明言春有愆陽夏有伏陰之過

明理篇人民淫爍不固案不固言人民天札性命不固觀不殖

不滋不成可見注不執正道謬

孟秋紀無以封侯深得賞以春夏意

南陽無令案令是秦漢之制晉平公時無此名國無尉其誰可尉是秦官月令乃命太尉

卷十一長見篇于是爵之五大夫注爵莧諱爲五大夫秦爵五大夫第九等蓋荆亦有之

卷九精通篇砥礪五兵五兵刀劍矛戟矢身狀出倫言體貌魁梧卽舉長大意

蕩兵篇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卽傳曰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之謂也

世主恣行案昭王時齊楚趙魏猶然角逐

懷寵篇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如豫讓之于襄子縛諸之于王僚皆是

卷十三始覽篇九山只舉河東岱河西嶽而河南華河北恒江南衡尚缺疏舛之甚

二十一開春論今有良醫于此十人而九起所以求之也周禮醫師十失一次之今起九人亦良醫也

卷十四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注匹乘皆馬名蓋誤青龍遺風言馬之超駿匹乘是虛字猶青龍之馬遺風之馬耳

卷二十一疑似篇孿子之相似者孿子雙胞胎也周近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御覽二百三十八葆作葆案今之官塘每十里一堡有營汎設烟墩五個土爲之

高三四尺外粉飾中藏馬料設有變警開墩舉火焚之烟光直上遞相接引便于準備如云擊鼓恐不及聞之遠也

壹行篇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按注非誠可知言忠信可知王易於反手也

求人篇晉人欲攻鄭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按此非淫詩可見

卷二十五我固能治偏枯如病在左則以左治之在右則以右治之

分職篇陬隅有竈竈如今之有土炕也

辯士篇夫心中央帥爲冷風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浚得體物瀏亮之妙

國策

東周君欲爲稻章一灌溉之微而借重於辯士之舌如此東西周之君尚可言與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章殉葬作踊肇自秦穆讀黃鳥三章慘惻如見宣太后從而效之亦二婢子夾我意也其淫穢無恥被庸芮一言道盡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篇唐睢載五千金令人復載五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戰國策士盡鬪狗耳兼金不受子輿氏所以獨高七國也

少庶子甘羅

秦策文信侯章少庶子甘羅注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卽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按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觀下文羅曰臣行之則羅爲文信家臣無疑而于少究無著落春秋書仍叔之子弱也又曰童子何知出使應對須用老成觀羅對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文信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明明有藐孤之意少字蓋年輕非必秦實有是官也

黥劓其傅

商鞅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外面亦竊臯陶執之之意一是法嚴

而心和一是法苛而心忍也

醫扁鵲章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句法本左氏盲之上膏之下交和而舍

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注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軍門曰和按和是和好彼此猜忌胥忘故使者得以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如華元之于子反陸抗之于羊祜若不過兩軍相對亦安能使者數相往來哉

麥尺穀

齊策王斗曰王之憂國憂民不若王麥尺穀也與孟子雖萬鎰

必使玉人彫琢章義相類

而願爲役

齊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爲不宦而願爲役注爲駢給使按爲役宜就田駢說言設爲不宦而願爲庶人之役如就齊人講少味

楚獻象牀

孟嘗君出行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不欲行因許寶劍于孟嘗君門人公孫戌勸止之戌曰臣有大喜三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喜一諫而得聽臣喜二諫而止君之過臣喜三子與氏曰諫行言聽爲舊君服戌之喜亦得當哉

齊策鄒忌事宣王章

仕人衆開倖進之門仕人寡塞英豪之路鄒忌晏首均有所失用人之柄惟在人君自斷之耳

孟嘗君奉夏后章以四馬百人之食

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言勢望雖重究非諸侯

齊人有馮煖章

客果有能也注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與吾負向不合觀上文笑曰果有作猜疑辭文義方貫併與下負字亦鍼芥矣

寡人欲置相於秦章

置相於秦懷王真不量力之舉夫以虎狼明察之秦而聽闇弱昏懦之薦天下斷無是事宜其終身爲秦玩於股掌之上也身出玉聲

楚策王身出玉聲言王者之言似玉不好食言當踐約也

悉五尺至六十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注古者二歲半爲一尺五尺不及十三不在就征之列而言悉五尺者丁壯老幼盡行從軍也

更羸曰此孽也

葛盧聞牛鳴公冶識鳥語更羸辨雁孽殆通鳥獸之音者乎

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

著客籍見當日貴公子號召名流藉庇宇下者多多益善如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有三千之盛五日一見自以上客待之矣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

安民在於擇交此亦權宜之說非正論也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此策真是揣摩有得之後六國形勢瞭如指掌宜乎見說華屋卽有魚水之契觀張儀爲秦連橫說趙曰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秦之功甚鉅自秦車裂後而儀以一軍塞午道一軍軍成臯一軍軍澠池危言恐喝武靈卽割河間以事秦而大事以去夫一策士尚足以固金湯保社稷况談道德法堯舜者哉

趙武靈騎射以教百姓

趙之武靈秦之始皇俱非寬仁之主而每變古法以任意如廢井田改郡縣雖後之宣聰傑出之后終莫之能易卽趙之騎射

深山窮谷之間有非此不便者蓋車利守騎利攻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獨騎卽單行之馬也

樂羊啜子

樂羊無子劉季無父千古梟雄多忍心者

魏武侯章

吾乃今聞聖人之言也以吳起爲聖人毋乃太過

魏公叔痤章

呂覽十一卷長見篇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座宜作座

固以不悖者爲悖

悖者不自知爲悖故以不悖者爲悖注未明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王令人執事於魏如周有高氏國氏于齊已有監于方伯之國之勢

樓梧約秦章

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注糞除也未明太子爲糞卽越女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意言將服役於秦也

秦魏爲與國章

唐睢老謀甘羅幼智

客謂司馬食其章

謂茲公不知此兩者注茲公未詳按爾雅斯茲此也茲公卽此
公因下有不知此兩者兩此字嫌複變文以造句耳呂氏春秋
重言篇茲故不言注茲此也

田單

夫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殲而走狗烹觀王召相單來曰子無
罪于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亦殆矣哉設非貫珠
衛之於前貂勃護之於後不得全首領于九原矣千古而下善
全功伐者范大夫郭汾陽以外有幾

左氏記孔子卒公穀記孔子生說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羊以喜
有正書之而胡氏以嫡冢始生卽書于策與子之法始生書日

蓋繼緒者有天下國家之任方能之孔子雖系出殷宗而父嘉
以下漸次衰微史氏何由記此故左氏無傳且孔子在襄昭定
哀間道未大行執簡者于兩楹夢坐之餘特書己丑孔某卒亦
猶馬史尊孔子爲世家之意至公穀作傳在左氏後孔子道高
德厚賢於堯舜不得以崧生嶽降概作頌詞而不詳其所誕故
穀梁云庚子孔子生公羊則曰十一月庚子緣公穀是孔門弟
子所傳于孔子生日當無不確記云

按穀梁孔子生蒙上十月十月書庚辰朔則庚子是十月廿
一日公羊作十一月庚子十一月當有庚戌庚申庚午必不
得有庚子故陸氏釋文云此亦十月也史記魯世家則曰襄
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正義云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世

家亦同索隱云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春秋繼尚書而作

尚書上下近二千餘年為虞夏商周之史紀事而非編年第古人操筆簡質微綴雖書經四朝而流傳無多周書自文侯之命止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而君臣父子之義朝覲聘饗之儀命討征伐之權日月星辰之紀不可一日或泯於天下魯秉周禮凡事有關於名教懲勸者纖悉必書無非所以嚴冠履別夷夏定名分彰功罪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所以維王迹愚亦以謂春秋所以繼周書東魯之儒

猶足維西京之治殆易紀事為編年體製各別耳

逸易

張編修周易鄭氏義略例曰荀虞說卦皆有逸象鄭亦有之隨初九注云震為日門繫注云震為門坎上六注云震之所為有叢拘之類依注義謂木之叢生稽拘者也觀注云艮為鬼門又為宮闕恒六五注云兌為和說困注云兌為暗昧井注云兌為暗澤皆說卦所

無

虞氏易義說卦曰坤為文注逸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九家易曰萬物相雜故為文也

逸書

商鞅傳逸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國策史記蘇秦列傳九佚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

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陳湯傳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

禮書漢書律厯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

有牧方明以冬至越弗

與辨同

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其文與

今書不同不可考也

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

師古曰逸書也

逸詩

左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我無所鑿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左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左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

匱

左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左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左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左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左國子賦轡之柔矣

姑汲豕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

庶取與不疑

太平御覽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初學記三月三日束皙對晉武帝曰逸詩曰羽觴隨流波
困學紀聞周子醇樂府拾遺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
風揚沙矣

國策謂秦王曰章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國策秦客卿造章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逸詩補曰姚作書云

國策頃襄王章詩云大武遠宅不涉

國策范睢曰臣居山東章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

其心

應侯謂昭王章亦引此二語惟披其枝三字稍異

他如河水茅鷗新宮等篇左氏更有可據

表記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說苑建本篇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

呂氏春秋原亂篇故詩曰毋過亂門

史記商鞅傳逸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東方朔客難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前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逸應劭曰

元鼎五年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師古曰逸

詩也

荀子引逸詩曰妨其躬身

劉向說苑

逸禮

皇覽逸禮曰夏則乘赤駱駕赤駟戴赤旗以迎夏于南郊其祭
先黍與雞

白虎通引禮記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

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王伯厚曰蓋禮記逸篇也

五禮通攷逸禮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

文選東都賦注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

狩者何巡者 循也狩者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

太平御覽卷五禮曰八月中氣是月也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

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

困學紀聞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原注今禮運無

此語

衛青傳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捕服聽者二千七十一級注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按張

注蓋非伏兵至三千七十一級之多不好言隱處捕服聽者言

雖投誠歸命亦捕之故下云執訊獲醜

公孫弘傳後母死服喪三年

三年之喪人子常服漢代短喪故服三年以為盛節

司馬相如列傳所以禁淫也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按淫過也

司馬相如傳流離輕禽

師古注流離困苦之也按流離鳥名詩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即

此鳥也

扁鵲傳

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噫天下之以

伎殺者豈特曹瞞之于華元化哉處雁乏善鳴之術在木爲不
雕之材眞保身之上策也

羣書雜義 一卷終

山陰門人朱萼校

明鄭端簡公曉博極羣書著今言一集朝野瑣事罔不載記予
前有金臺隨筆兩卷執贄于戴大司寇金谿先生謬許爲可而
刪繁就簡摘其要者數則將隨筆易曰仿今言其體例頗與鄭
相似而精審簡要則殊愧前哲也道光十七年四月廿有五日
識于漢讀齋之北園蕭山沈豫

仿今言一卷

蛾術堂

義門何氏未解古升

蕭山沈豫補堂著

義門何氏三國評本土林珍重按焦先扈累寒貧皆嘗官給廩日五升而云食不足此升何其小耶或是月給廩五升然南監板亦正作日字又曲圓其說曰諸葛公啖食不至數升司馬懿知其將死然則古升僅如今之勺合耳義門之說如此攷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以此核之則食不足似未爲過至若古升僅如今之勺合則又視

升大小唐六典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宋沈括筆談曰子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古之升斛比之于今大抵三而當一未得云一合而可名爲一升也

全唐文雕板緣始

全唐文黃綾本一千卷總目四卷嘉慶十九年頒發兩淮鹽政阿克當阿敕交兩淮敬謹刊校當延就近各紳士熟諳校勘書籍之員錢塘吳錫麒陽湖孫星衍全椒吳鼐歙縣洪梧萍鄉劉鳳誥會稽莫晉儀徵貴徵黃文煇鎮江趙佩湘等爲總裁總纂分校監刻收掌等員無數皆豐膳極一時之盛其間統率校售精工完善者淵如倍加謹慎淵如富藏書唐文尤備由白下載

書至廣陵而分校各士又博通凡例其板仿照唐宋文醇字式御製序文天章雲漢奎壁騰輝徧刻館臣銜名而兩淮監刻諸臣亦准列于館臣之後陳設本二十四部每部一百套 賞賚本一百部用石青枕紬套板片存貯運庫其時兩年有餘而延請紳士及雕板之費無慮一二十萬金一時之勦其事者鴻儒碩彥蓋聯駢接踵云

綠頭籤

吏部選功司帶領引 見先書綠頭籤籍貫科分廕襲援例并叅罰勞績一一聲敘明白經 御覽後再降諭旨至吏部製籤

始于

明萬歷中孫丕陽爲家宰見明史選舉志

入旗駐防得本省鄉試

本朝凡有將軍處俱有駐防向無在本省鄉試者自嘉慶丙子科推廣 皇仁凡江浙川廣等省酌設額數得以就近赴試浙江中式三名按陔餘叢攷寄籍條元月魯不花本蒙古遜都思氏隨其父任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則元制蒙古人亦可就試各省特隨任與駐防微別耳

京債

明紀事劉瑾弄威福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各歛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于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前朝猶以外省入朝始借重利今則在京候選人員并佐雜丞倅等官每得省分無不設法挪借視路之遠近定利之輕重如雲貴等省得本銀三百而券立一千者其風更不

可問矣

門鈴

京都人家門隙繫長繩一條內綴以鈴凡客屬往來拉鈴主人卽啟門鑰暇讀江南餘載陳致堯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則設鈴由來久矣

洋錢

閩粵大行次浙江江西江南鎮江以北罕見之市中換錢每個減價一二百不等今漸行於淮徐北省矣漢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王面幕如夫人面今洋錢面有倭婆樣亦其遺制也其式有馬劍雙柱等樣重以七錢二分爲定僞者有鑽鉛夾銅蘇板廣板噴銀鉤

工四工之類面有戮者減價而福建廣東反以此爲通用緣無假故也

錢大昕攻駁顧亭林

顧氏亭林作音學五書錢氏大昕力攻之于毛傳多轉音曰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于易韻曰顧氏拘於偏旁謂一字不當有兩音故於此等未能了了絳縣人七十三年下曰顧亭林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他據徒兵下唐石經徒卒作徒兵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石刻之誤種種論說殊有未安

巡檢本大官

北齊書司馬子如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以下委其黜陟

番子手

京都九門提督衙門有番子手凡積匪猾賊見之一無漏網以其矯便而捷健也匡謬正俗卷八番或問曰今之宿衛人及于官曹上直皆呼爲番音翻于義何取答曰按陳思王表云宿衛之人番休遞上此言以番次而歸休以番次而遞上昔則爲官今則爲役尚有古之遺意

禿頭州

禿頭州卽今之直隸州按 欽定歷代職官表直隸州之職畧如知府每於州縣中記名特簡考唐渤海國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不隸於府蓋直隸卽獨奏禿頭又獨奏聲之誤

四榜

全椒吳學士山尊名龜曠代逸才通籍後乞假養親僑寓廣陵之大虹園春花秋月觴咏其中後堂絲竹華縟綺艷比之馬扶風筆牀銀管自標其名山尊著書之筆山尊作畫之筆嘗誇于衆曰人之科第不過兩榜我獨有四榜蓋先舉拔萃科又中乾隆丙午科副車再後鄉會獲雋耳

名帖用小片

據言卷九芳林十哲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薰迄今市井販夫皆用之

廩保

今時舉童子試縣試府試院試三試點名策上皆書廩保名并

畫押在名策下如有匿喪代倩頂替等弊與考者一律懲治保有挨保有認保挨保者如保人位置在第一則第一名該首保者保之以下逐名輪次周而復始此言士子進身之始如此精詳及觀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則保由來已久矣按合保卽今之互童

三十而立

按以下每進境率十年獨立必俟至十五年者何故蓋立之一節學者之大關鍵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儒行曰其特立有如此者冉求之聚斂子貢之貨殖文若之失節於曹瞞伯喈之發跡於董卓推之鄭孔之解經程朱之入道多在中晚才能訂正確鑿不入魔障卽大聖人之生知天縱腳根亦未易牢固矣

南都賦

篠簞箠筆注箠筆其形未詳戴凱之竹譜箠築生於漢陽時獻以為輅馬策

則有蓼葳蕤荷廣韻葳菜名葉似蕎麥生濕地又會稽志越王採葳蕤山

諸蔗薑播檀弓草木之滋薑桂之謂也播正字通播似蒜名百合蒜亦名蒜腦非蒜也

蜀都賦

兼六合而交會焉周禮地官天地之所交焉風雨之所會焉陽藪陰敷此句總括其圃以下注云陰敷薑生於陰恐未必然

勒宜軒公中堂保

勒宜軒公由川督入相未幾目盲請開缺 上眷愛特深賜如意曰賜卿如意從此必定如意予讀北齊書至祖珽傳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噓目盲矣猶欲把持朝政以視公之恬退何如耶

文字起結書年月時日

今士大夫作碑板金石敘年月歲時多直用日辰之名揆諸雅訓迥異爾雅干太歲在甲日闕逢在乙日旃蒙在丙日柔兆在丁日強圉在戊日著雍在己日屠維在庚日上章在辛日重光在壬日孚默在癸日昭陽 十二太歲在寅日攝提格在卯日單闕在辰日執徐在巳日大荒落在午日敦牂在未日協洽在申日涖灘在酉日作噩在戌日闍茂在亥日大淵獻在子曰困敦

在丑日赤奮若爾雅正義賈誼鵬賦云單過之歲郊祀樂歌云
天馬來執徐時說文敘云困敦之年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歲
在涪灘吳志陽羨山圉碑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
日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呂氏春秋云惟秦八年
歲在涪灘北周滕王宇文邕撰庾子山集序至今歲在屠維龍
居淵獻觀此數條則漢魏六朝大半用雅訓居多然亦有不盡
然者西嶽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荊州刺史度尚碑云歲在鶉
尾龍集丁未金鄉長侯成碑云歲在己酉歲在甲辰以甲子紀
歲趨從簡易非一日矣

貓食鼠頭身尾依上中下三句爲次

余前年由船北上舟中鼠極盛畜一貓望日貓搏一鼠留頭尾
而食其身下月朔日又得一鼠嚼其頸而身尾完全物類之口
舌亦上應乎氣候耶以朱子九條格物之說細細摩揣之是必
有道矣

押韻用姓

嘉慶甲戌春廣陵都轉廖公祖餞公車北上分韻各以己姓讀
老學菴筆記九卷韓子蒼答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
知是賦詩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爲韻

何晏論語集解

臧茂才經義雜記論語古今文條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
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并下己意爲集解又
云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

然鄭君從古論有注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為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為改易故採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深可慨也

維揚

揚州稱維揚本禹貢淮海惟揚州而惟之改維不知何時始及讀王禹偁小畜集揚州寒食贈屯田張員外詩有維揚非所愛句則維揚之稱自宋已然矣

朝考去疏

向來新進士朝考以論詔疏詩四項命題嘉慶丁丑科奉 上諭士子文藝試以論疏詩三項優劣已可概見嗣後新進士朝考着裁去一道以論疏詩三項命題着為令又殿試策末向係

係草茅新進云云結尾惟是宗室人員得邀選入草茅二字似為未妥 上諭改為末學二字亦壬戌科起也

兩淮鹽政

鹽政係 欽差一年扣期報滿畱至三差是非常特恩今厚莽阿克當阿畱十餘任此皆曠古所未有其在揚一以禮賢好士為務整飭安定梅花兩書院額增膏火逢二入每親到按簿點名更建孝廉堂培養人才如洪殿撰瑩戴殿撰蘭芬皆出自門下給發公車費寒後多被惠焉

毘陵王仲則

仲則與孫淵如洪稚存齊名為七子之一少有雋才聘入畢秋帆中丞幕中偶思家賦七絕末二句云全家俱在秋風裏九月

寒衣未剪裁爲畢公所見卽爲寄朱提五百而仲則未之知也
蓋凌才若命者矣

五賢祠緣起

衡山聶蓉峯先生于道光八年春攝紹興太守整肅文教修廢
起衰甚有循聲吾鄉素爲澤國自漢馬太守諱臻明湯公紹恩

戴公琥彭公誼建設閘壩宣洩得宜民生免吾魚之苦而劉公

宗周于明季時更爲相度地勢築一閘座雖淫雨連綿江流陡

漲亦無大害是馬湯諸公善作于前而劉公善成于後其有裨

于吾越者甚大惟馬湯向有專祠彭戴亦載入誌乘而劉公闕

如茲特于府署西南彙建一祠中座馬東邊彭戴西邊湯劉繪

像森嚴主中塗朱外稜飾金尺寸亦不逾古制祠下東路邊樹

一碑隸書五賢大略并水利源委亦有所據云

湖水關文運

予幼時固陵關外沙岸甚遠有頭廟二廟三廟三廟去江不遠
彼時自西至東吾蕭止有兩主政一長河來起峻先生一吾家
沈文炳先生南北兩路絕少科第自後江流日漸蕩漾西風激
激浸浸抵壩遙睇吳山縹緲幻儻其自大興朱相國文正公出
隸外籍者無算如平泉陸大司空敦甫湯太宰南陔王中丞子
臯瞿太守觀察徐古梅中丞何寅士監察盛蘆汀姚慶元編修
高樸園何南曦庶常王福將中翰傅篁山此皆以功名政績著
而文章經術則穀勝王進士銓部汪蘇潭中書陳待軒夫子尤
爲羣彥共推祭酒五十年來後先接踵至公車北上盛時得六

十餘人本年壬辰鳳標朱公臚傳第二尤爲傑出諺云山朝不如水朝每當秋潮肆浪滾雪飛花沿塘廬舍撼震搖動縱目洪濤亦足豁幽滯增興致也

蒙古善傷科

茶餘客話云張涇南司寇照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凝厚蘊藉無一筆呆滯真造化手也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天台齊宗伯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

義門何先生

義門學士績學好古于經史研討甚力而各有發揮今坊間所刻讀書記亦其大略也獨當日有不准授庶吉士再教習三年

之 旨其惟庶常吉士眞清貴也

止齋孟先生

止齋名煜錢塘籍僑寓山陰之江墅優于貢書法學大令先君嘗親炙之著有十三經予與先生曾孫克任有葭莩親晤于京門之東河沿出春秋全帙示予曰此先曾手筆也集端天台齊宗伯爲之序緘貯甚固予亦附一小敘未幾克任沒于都而此集不知散佚何處上年冬杏史館江村懋鴻施丈家謂予曰此中有老宿著述甚富詢之卽止齋先生也遂向伊孫借而讀之翻閱查對止缺春秋惜通德之後未得小同而門下士又不能如李漢之集昌黎亦大可悼也

西河毛先生

自古著述之富漢則鄭康成宋則鄭夾漈其最著也西河全集
幾欲與之等獨是任情馳意旁若無人頗不諧于羣彥淮陰阮
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
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證慎勿爲懸河之口所
謾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
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悞後學非淺又
亭林先生答鈍翁書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獨
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
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歷數諸宿而大可
特未之及想不無悞而悻乎

蕭邑藏書之富

昔徐健菴作葉石君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明范氏
錢氏半野之藏甚富惜厄於火漪園之沒亦多散失惟天一閣
尚存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較各抄所未見書故
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近數十年來吾蕭穀塍王經師家
築十萬卷樓陸氏寓賞樓陳氏湖海樓外此如王中丞南陔汪
吏部蘇潭俱大族皆充棟盈車不假南面百城而抄影善本之
富則以陸氏爲第一蓋不惜工貲四方書賈雲集輻湊故插架
初印元明板本俱多至讐校精工分晰眞僞王汪諸君皆精于
鄭孔小學尤非炫飾斯文徒誇排比者可擬也

雲英將軍

雲英氏沈豫之族祖姑也系出北莊父鎮乾公明道州守備維

時赤眉肆虐鷓突梟張雲英隨任左右密贊兵務會萬策賈公
任都司中年喪偶來求匹鎮乾公以賈籍四川且齡齒懸絕似
難之懇再三字焉未幾遂成婚方匝月值烽烟四起將軍歷陳
戰守利弊以深溝高壘為上計而賈公以先軫之勇深入敵師
其沒其存絕無音信而鎮乾公亦復罹谷吉之害將軍披鐵衣
突入重圍奪父屍而出忠勇之聲溢于兩湖南北上卽命領守
備事錫爵將軍旋念靖邊譙洗辟署究屬夫人佐命平陽虎劍
卻嫌公主遂解職向西遙祭其夫文辭淒惋杜鵑之血點點皆
殷湘竹之痕斑斑是淚慟哭之下卽扶父柩回里喪葬後設館
村左將軍素通春秋學吾鄉西河毛鴻博嘗欲從馬融受書之
禮而不可得今集中所載忠貞節孝四德俱全所謂雲英將軍

傳者卽此也下簾十餘年忽一日至白洋觀潮回曰吾大命至

矣言訖而逝年三十九嗟乎將軍之行述志乘載之廟宇祀之

廟立湖南麻溪公卿奏之卽綴文傳奇家亦無不奮筆而揚厲傳奇有芝龕記

俞氏三奇編亦載記焉之以視木蘭之從征韋母之隔絳不啻霄壤矣

今世屬官送米炭酒物用粟亦有本

曲禮獻粟者用右契孔疏粟梁稻之屬先以右契獻俟其來取
則以左契合之符則與之以梁稻未可卽與故以右契先也

古棺木無釘

士喪禮掘肆見衽衽今小要孔疏云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古
棺木無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
今固棺束並相對束字補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堅束之

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又按喪大記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因憶先師陳待軒夫子居講席云余在京時考工車制不見有釘字不知作何聯貫惜不就正於東原戴經師知周秦間器物多以韋皮束之而益嘆先師讀書眞有心得也

李罕山先生

先生爲越郡巨姓其先世爲運同官貲甚裕而先生無富家習篤行有實學少游黔記程詩幾盈篋多本于蕭選後回里受知於大興石君朱文正公名譽卓卓其時陳傳臚治鋒先生何秋府殿英先生皆結爲密友豫執贄于謝氏家塾未兩載而先生

已返道山矣手鈔書不下數百卷成帙者爲謝同門攜去豫收拾闕本并未成稿尚有錦囊詩話四卷其體例頗與滄浪詩話賁父詩話相似與尋常專事尋章摘句者迥別眞有用書也豫不能付之梓人深自愧已

東京賦

由余以西戎孤臣薛注孤臣謂孤陋之臣按由余本晉人忘入西戎故曰孤臣非孤陋之謂如曰孤陋豈能折服繆公哉

卒於金虎善注引漢官儀貪求之德堅若金讒誨之言惡若虎似牽強不如以金虎屬秦接下羸氏搏翼氣脉聯貫

悚悚黔首悚同慄廣韻思懼貌

西登少華善注謂西園中有少華之山按此不過與蓬壺方丈

之假立其名非少華之真在西園中也
內阜川禽魯語登川禽注川禽鼈蜃之屬
咸池不齊度於鼃咬集韻哇咬淫聲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鄭君禮記注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而集註云十五者本
保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之文

摺紳

案摺紳始見於馬遷五帝本紀贊本朝職官備見於此其實所
該者廣如言疆域則四至八到之義詳焉如言郡縣則赤紫畿
輔列焉如言貢賦則粟米錢稅具焉如言道里則驛駟程站列
焉如言物產則珍錯麤細麇焉如言險要則關津梁道設焉其

體本乎官禮之精其用寓諸貢雅之細真會典之權輿統志之
先聲也

公館

曾子問篇曰公館復私館不復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
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今外省候選補者其
宅第皆稱公館殊非古義

爲學貴專一

嘉定王鳳喈語休寧戴東原曰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東原
曰何耶鳳喈曰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雜
學則粗故不足畏也東原以見告姚遂改之

宿北錢清

劍南詩有宿北錢清題今日在南岸者謂南錢清在北岸者謂北錢清北屬蕭山南屬山陰然南錢清之名至今尚在而北錢清故老無有識者矣

望溪先生不作詩

望溪方先生嘗以詩就正於查初白先輩曰君於此道不相近夙以古文明世不如併力一途以幾登峰造極方終身不作詩而後果以古文爲一代宗工矣

宋元明刻古本記畧

戴氏東元與盧侍講書云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明嘉靖癸巳袁氏依宋本重刻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叁後人不識古字遂譌作參而夙字不可通矣又暑而渴宋元本渴並作喝通

解載此文作喝注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

武王踐阼篇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於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

次如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記合

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違焉資始二字似後人所改

入者戴吉士集

公劉篇箋義云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

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戴吉士毛鄭詩攷正

士冠禮筵未坐啐醴捷柶興唐石經捷作建宋人刻釋文者誤

疑經文作捷柶并注中建字亦改爲捷曾不一檢士昏禮文士昏禮

建禮作沿誤數百年賴有石經正之此石經所以可貴子見小字宋本儀禮

經注俱是建字

摯正字贅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贅

蓋張淳所改張淳儀禮識誤云此卷贅字經注總四十有四皆从手按釋文云贅本又作摯音同其从手者必非

陸氏所釋今改从貝唐石經本作摯宋刊本猶然錢宮詹養新錄

詩王鄭唐風揚之水今本揚皆从手旁臧鏞堂云洪氏隸釋載

漢石經唐風第三章揚作揚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

並引唐第二章揚之水皆从木旁知王鄭唐風揚之水本皆作

揚自陸德明誤以為非而唐石經又定从揚字今遂無作揚者

矣尚書禹貢揚州據郭忠恕佩觿本作揚州宋本爾雅釋地亦

作揚州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為一雖便於

初學而卷第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宋刊爾雅疏單行本

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

繫辭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三句中用兩小

字似覺偏枯當从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為正三國志王修傳

注引魏畧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惟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儀禮禮記俱有周弁殷哱夏收之文說文無哱字未審所从曰

哱當从月吁聲鈕樹玉云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皆作吁下並作殷曰吁明刻五音韻譜亦作吁

序卦傳傷于外者必反於家唐石經及岳氏本並同今本作必

反其家周易本義咸淳○錢宮詹潛研堂集

萬歷中北監本刻儀禮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

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注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

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哭止告事畢賓
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
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

脫誤 ○ 江氏慎修羣
經補義節錄

乘馬班如鄭本作般馬云班班旋不進是馬亦為般也子夏傳
云相牽不進虞仲翔云乘馬班躡皆般旋難進之意是諸家義
皆作般陸德明云班如如字非也

孟子梁惠王下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翻刻宋本糧作
囊考正義釋孟子之言云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於
囊然後可以日方開道路而行則北宋作疏時尚作行者有裹
囊

儀禮鄉飲酒禮執觶興洗北面唐石經作盥洗北面多一盥字

明鍾人傑單注本同據賈疏知本無盥字開成石經承用俗本

明刻鄭注本又多據唐石經參校故皆有盥字 鑄堂謹案儀禮
識誤云今據盥

字从疏則宋板有盥張據疏刪之注疏本據賈氏語故監本毛本皆無盥字是

是刈是獲石經與宋刻單注本爾雅同作是刈是獲獲獲獲之

也上一字从水下一字从金 鑄堂謹案宋槧雪窓書院單注刈
本爾雅作是刈是獲上字从禾

从义从刀為正或作艾作义並假借字 ○ 義雜記
臧茂才經

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 案宋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既冠
奠贊于君遂以贊見卿大夫其字

正作卿則韋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
不作鄉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周禮幣餘條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 宋明道如是宋庠改即敝
音作弊今本改作敝

器也古敝字多通作幣如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用孔宙碑彫

幣管子小匡戎車待游車之弊皆是

王尚書述聞

二名不徧諱愚按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曲禮二名不徧諱徧合作徧亦引疏不徧諱者云云亦引舊杭本柳文載子厚奉敕二名不徧云此作徧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然仍習既久不敢如蜀大字本與國本輕於改也沿革例之言如此夫岳氏與毛氏所據疏皆宋淳化景德時所刻單行疏文也

○段玉裁經韻樓記

易以辭為重

謝山全氏曰困學紀聞修辭立其誠易以辭為重語意微有病

豫案深寧所論乃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之辭非辭章辭說之辭全氏摘之太苛

早達鮮著述

冬牕晨起紅日烘頭抽榻上書適得段大令與黃紹武書云前

者戴金谿比部讀四郊小學疏證因問孟子書何以或言庠序學校或但言庠序云云因念予先師戴大司寇今之叔重也頃者已返道山不聞其所著何書所述何集日以案牘文字攪擾紛蹟中祕之冊不暇翻閱少年早達師十四舉於鄉亦不幸事非必聲勢富貴足損性靈品學即于典章掌故亦足以耗精神消智慮者近閱八閩侯官李蘭卿觀察榕園文鈔哀然成集然半多公事文字其自敘云蘭十三舉京兆十六入中書旋臻樞院由上考授粵西思恩太守在科為清華選在郡為循良牧今已擢監司權臬篆矣云云蘭卿讀書亦十行下而竊恨無福於故紙堆中始知窮老著書披尋魚蠹亦樂事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